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名著

安娜· 卡列尼娜^上

甄选世界畅销文学作品 呈献世界文化饕餮盛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邹斌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安娜·
卡列尼娜^上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邹斌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邹斌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9.4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385-1756-9
I. 安… II. ①托…②邹…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5243号

设计制作  腾飞工作室
☎15611907758

装帧设计 袁剑峰

安娜·卡列尼娜

原 著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

翻 译 邹 斌

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476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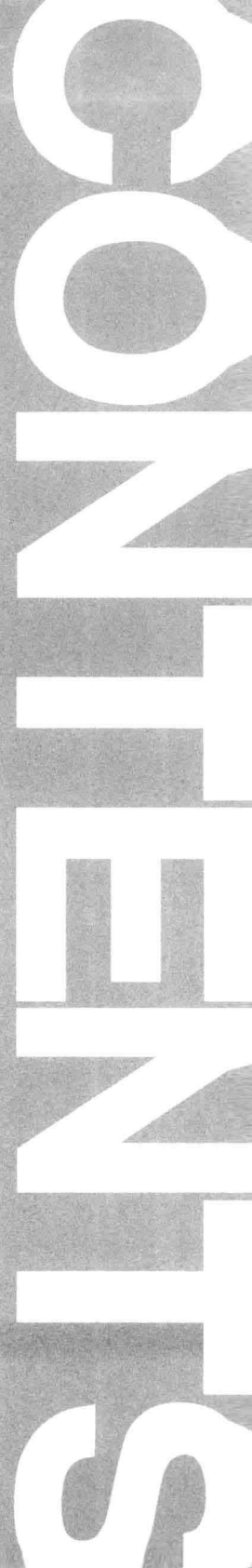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385-1756-9

定 价 33.20元(上、下)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84
第三部	170
第四部	250
第五部	285
第六部	308
第七部	387
第八部	470
第九部	538





第一部

一

安娜·卡列尼娜 (上)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当妻子发觉自己的丈夫和他们家以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后,她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三天了,不仅夫妇俩,而且全家老小、上下人等,个个都感到痛苦。全家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那随便一家客栈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奥布隆斯基家里的人融洽些。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了嘴,便写信请朋友为她另谋工作;厨师在昨天吃午饭时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辞工不干了。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叫斯季瓦——一如既往地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睡在他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的羊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但是他突然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奥布隆斯基重温着他的梦境。“这是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大家唱《我的宝贝》^②,不,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桌上还有些小巧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瓶子尽是些女人。”他回想着。奥布隆斯基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啦。那儿还有很多妙事,简直妙不可言,可是一醒来,想也想不清晰了。”他瞧见了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阳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是他妻子精心绣上了花的金色羊皮便鞋,是去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这时他才突然记起了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为什么会睡到

① 德国城市名。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这儿来。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了眉头。“唉，唉，唉！真糟糕！”他叹息着，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于是，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对自己处境走投无路的感受，咎由自取的痛苦心情，一幕一幕一齐涌上他的心头。“唉！她决不会饶恕我，也不肯饶恕我。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哎呀呀，全部悲剧就在这里！”他一边回想着这场争吵中使他最感痛苦的情景，一边绝望地自悲自叹。最不愉快的是最初的一瞬间，当时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子，从剧场回来的时候。在客厅里没有看见她，真奇怪，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终发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露了一切的、倒霉的信。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达丽娅，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望着他。“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那封信连连追问。

回想起来这种情景，使奥布隆斯基最苦恼的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问话的态度。在这一瞬间，他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当他的过错被曝光以后，他简直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妻子面前。他没有感到受了委屈，也不想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不显得满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隆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脑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一贯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

他无法饶恕自己这种痴愚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达丽娅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战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都怨我笑得太蠢了。”奥布隆斯基思忖。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找不出答案来。

二

奥布隆斯基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34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却已是生过七个孩子的母亲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现在他不再爱她，对于这一点，他也不感到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然而，他感到自己现在进退维谷，既怜悯妻子和孩子；又怜悯自己。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要是早料到这件事会对妻子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作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还觉得，妻子已年老色衰、风韵消失、魅力无存，充其量算个贤妻良母而已，理应对丈夫宽宏大量，不予计较才好。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唉，糟糕呀！真糟糕！”奥布隆斯基不停地唉声叹气，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利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说实话，糟就糟在那位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丢人啦！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



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可是,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女教师呀!(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在奥布隆斯基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来。)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难道这一切是存心跟我作对不成?!哎呀呀!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奥布隆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个结儿,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应声进来。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奥布隆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问道。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片刻之后,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

奥布隆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奥布隆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上衣口袋,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我叫他们下个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马特维说道。这句话显然是他预先想好的。

奥布隆斯基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纠正电报里常译错的几个词,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要到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卷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感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她,作为奥布隆斯基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她一人来,还是同姑爷一道?”马特维问道。

奥布隆斯基不好开口,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住哪里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重复着。

“对,去禀报吧。噢,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马特维心里明白:“您是想试探一下”,但嘴里却说:



“是的，老爷。”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奥布隆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命我回禀：她要走了。‘他——就是说您——高兴怎么办就怎样办吧。’”马特维眼含笑意地说。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奥布隆斯基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几分凄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啊，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老爷，不要紧，会妥善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妥善解决的？”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外面谁来了？”奥布隆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摆动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哦，马特廖娜，什么事？”奥布隆斯基迎着她走到房门口，问道。

尽管奥布隆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有什么事？”他沮丧地问。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儿。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啦。去认个错儿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解铃还得……”

“要知道，她不肯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好的，你去吧。”奥布隆斯基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马特维早已捧着一件洁净的衬衣，好像捧着一副马鞍，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奥布隆斯基穿好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他最感不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然同他与妻子的和解问题



牵扯在一起。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看完了信,奥布隆斯基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奥布隆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后,他才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奥布隆斯基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由于生活在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都有普遍流行的某种思想活动需求,所以他需要某种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的确,奥布隆斯基负债累累,手头十分拮据。自由派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奥布隆斯基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派说(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的确,即使作片刻的祷告,奥布隆斯基也觉得腰酸腿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活在阳世已够快乐,又何必用这些可怕而浮华的语言去谈论阴间。而且,爱说笑话的奥布隆斯基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利克^①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这样一来,奥布隆斯基头脑里的自由主义倾向可以说是扎了根。他爱读报,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往往使他脑子里升起一片薄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等等。他还读了一篇谈财政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边沁和穆勒^②,并且乘机挖苦了政府某部。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他还在报上看到,正如听说的那样,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消息,以及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道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站起身来,拂掉马夹上

① 留利克——留利科维奇王朝奠基人。

② 边沁(本瑟姆)(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的鼻祖。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英国实证论奠基人。



的面包屑，挺起宽阔的胸膛，快活地微微一笑。这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而是由于良好的消化所引起的。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隆斯基听出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搬动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奥布隆斯基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小匣子，朝父亲跟前跑来。那个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闷热的香气。最后，女孩吻了吻他那洋溢着慈爱光辉、由于弯腰而涨红了的脸，松开双手，正待往回跑，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么了？”他用一只手抚摸着女儿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知道自己不大喜欢儿子，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奥布隆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哦，她快活吗？”女孩知道父母吵过嘴，母亲不可能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这一点。他这么轻松地问，显然是装出来的。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我们要上课，她只是说我们要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好啊，去吧，我的小塔尼娅。哦，等一下。”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这块给格里沙吗？”女孩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这才让她走。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来了一个请愿的女人。”

“早就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

“大约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有人来要马上禀报！”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那关切而执拗的语气，简直叫你没法发火。

“得啦，快请她进来。”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办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奥布隆斯基还是照例请她坐下，仔细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然后详细地给她出主意，告诉她怎么办，应该去找谁，甚至还用他的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她忙的人。奥布隆斯基把上尉的妻子打发走以后，便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噢，是的！”他垂下头，他的漂亮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但



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除了虚情假意,不可能有别的;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他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令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香烟,点着抽起来,刚抽了两口,就把它丢进珍珠贝做的烟灰缸里,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丽娅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房间里凌乱不堪,到处摊着衣物,她站在敞开的小衣柜前找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但是装不像。她觉得有点怕他,怕眼下同他见面。她在试着做三天来已试了十多次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可又总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老说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此外,她觉得既然在自己家里都难以照管好五个孩子,要是她带他们出去,就更管不好。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喝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心里明白,离家出走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只是当丈夫走到她身旁时,她才扭头瞟了他一眼。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色。“多丽^①!”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小声呼唤。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精力充沛。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哼,他倒惬意!”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丽!”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① 多丽——达丽娅的爱称。

“但是你一定要,多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起来,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奥布隆斯基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就喘不过气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啦!多丽!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她砰的一声关上衣柜,瞪了他一眼。

“多丽,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夫妻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她垂下眼睛听着,看他还要说些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达丽娅一听这话,好像被刺一样,一阵剧痛,抿紧嘴唇,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连忙抓住椅背,以免摔倒。奥布隆斯基的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颤起,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丽!”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甘愿去干!我有罪,没得说的,我罪孽深重!可是多丽,你就饶恕了我吧!”

她坐下了。奥布隆斯基听见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来的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我一直惦着孩子们,因此为了拯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干;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喏,您倒说说,出了那件……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难道这可能吗?您倒说说,难道这还可能吗?”她提高嗓门儿重复说。“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和他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您让我感到讨厌,恶心!”她叫喊起来,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一文不值!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她痛苦而又憎恶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陌生人”这个词儿。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可怜



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看来,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摔倒了。达丽娅留神听着,她的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多丽,让我再说一句。”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就同您的姘头住这儿好了!”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奥布隆斯基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想起了她的叫喊声,还有“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也许连女仆都听见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奥布隆斯基一个人站了一会儿,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一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布隆斯基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奥布隆斯基倒真是喜欢说说俏皮话。“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讲得有道理。”“马特维!”他喊道。“你同玛丽亚去把休息室收拾收拾让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布隆斯基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不一定。这是给你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10卢布的钞票来。“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反正得凑合过呗。”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这时候,达丽娅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丈夫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就赶紧向她提了几个刻不容缓而且只有她能做主的问题:孩子们出外散步穿什么衣服?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哦,别来烦我,别来烦我!”她说便回到卧室,在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紧握着瘦得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至尾重温起那场谈话来。“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他是不是还在同她见面?我怎么没有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意味深长地重复着这个她觉得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刚想到这里,马特廖娜从门口

探进头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那好吧,我这就去安排。还有,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于是达丽娅一头扎进日常家务之中,家务暂时淹没了她的痛苦。

五

奥布隆斯基颇具才华,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但是他懒惰而又顽皮,所以结果在他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官职。这个位置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部里身居要职,奥布隆斯基供职的官厅就隶属于那个部。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 100 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 6000 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是奥布隆斯基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 $\frac{1}{3}$ 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 $\frac{1}{3}$ 是他的密友,剩下的 $\frac{1}{3}$ 是他的知交。这样,地位、租金、承租权等等这些尘世间好处的支配者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不会把一个自己人忘记的。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要是人家对他说,他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肥缺,他会感到可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获得跟他的同龄人一样的薪俸,因为他任这类职务不比别人差。

奥布隆斯基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上的魅力。“啊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是他来啦!”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跟他谈话并不觉得特别有趣,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奥布隆斯基主管莫斯科那个官厅已经三年了,不仅赢得同僚、下属、上司以及同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喜爱,而且受到他们的尊敬。他获得同事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是他的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的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他对公务总是很随便，从不卖力气，也从不犯错误。到了他办公的地点，奥布隆斯基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的恭顺的门房跟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全体文书和公务员纷纷起立，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向他鞠躬。奥布隆斯基照例朝自己的位子匆匆走去，跟同事们一一握手，然后坐下来。他先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接着开始办公。奥布隆斯基比谁都懂得如何掌握自由、随便和礼节的分寸，这样才能使大家愉快地办公。秘书像官厅里的其他人一样，愉快而恭敬地拿着公文走过来，并且用奥布隆斯基所提倡的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总算得到奔萨省府的报告了。在这里，您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奥布隆斯基把手指按在公文上说：“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头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有一个人闯进来。坐在沙皇像和守法镜^①下的全体公务人员，都很高兴有机会轻松轻松，纷纷扭头朝门口望去。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等秘书读完公文，奥布隆斯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学着自由主义的时髦作风，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着他进去。“咱们吃过饭还来得及办完。”奥布隆斯基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福明那家伙是十足的骗子。”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奥布隆斯基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头，这样使他明白过早地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有个人趁我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官员们都走了，再……”

“他在什么地方？”

“大概到门厅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卷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那人连羊皮帽子也不脱，就沿着磨损的石头阶梯矫捷地跑上来。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脚，又探问似的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奥布隆斯基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

^① 守法镜——为帝俄时官厅中的陈设物，是顶部有双头鹰标志的三棱镜，贴有彼得大帝敕令公务人员守法的谕旨。



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奥布隆斯基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到，很想看看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向四下望了望。

“哦，上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布隆斯基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仿佛领着他经过什么危险的地方。奥布隆斯基几乎对他所有的相识都称“你”，他通通叫他们的教名：60岁的老人和20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他能跟任何人一道喝香槟酒，凡是同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以“你”相称。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的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非不体面的“你”，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列文与奥布隆斯基的年岁相仿，他们彼此以“你”相称，但并非只是一起喝香槟酒的朋友。

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不过，他们也像一般行业不同的朋友那样，谈论对方的工作时，口头上往往表示赞成，骨子里却总是鄙薄的。彼此都觉得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东忙西，但是究竟忙些什么东西，奥布隆斯基从来不很了解，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见解。奥布隆斯基对此既是嘲笑，又是欣赏。同样，列文打心眼里也瞧不起朋友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因而经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奥布隆斯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这才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两只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纽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对啦，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地方自治会成员，自





治会里的新派人物,一只手能举重五普特^①的体操运动员、畜牧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老弟。”

“不胜荣幸之至。”那个叫基尼京的小老头儿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起眉头,冷漠地握了握他的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做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做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会议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吗?”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告诉你。”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愤愤地说,好像刚才有人欺侮了他。“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他口吃了一下)……一方面,这是县里一帮人发财致富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啊哈!你呀,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奥布隆斯基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一面说,一面嫌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奥布隆斯基露出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的脸色刷地一下红了,这不是像一般成年人那样微微泛红,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要知道,我急需跟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仿佛沉吟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行,”列文想了想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咱们一起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